

■新作聚焦

卜谷长篇纪实文学《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守候革命的精神遗产

□贺绍俊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出版)是卜谷继《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之后又写的一本新书,两本书构成姊妹篇,在选材和主题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读这两本书,我发现卜谷对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红色革命历史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他跋山涉水,走家串户,深入到基层,一点一滴从民间挖掘出来的。

卜谷对两类历史材料尤其感兴趣,一是在革命胜利后仍然默默无闻的普通革命者,二是当年踊跃参加革命的女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卜谷的正义之心和柔软之心。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写了十多位红军时代参加到革命洪流中的女人,卜谷写这些女人被“留下来”以后,得不到革命的庇护,更不能分享革命的成果,但她们坚守着对革命的信仰,以一种坚韧的精神等待着红军回来。坚守是她们人生的主旋律,也是卜谷对她们心怀敬仰的缘由。卜谷为她们写书,就是要张扬她们坚守信仰的精神。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作为姊妹篇,继续表达了“坚守”这一主题,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一主题,而是作了更深入的表达。这种深入的表达就体现在“守灵”这两个字上。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在红军大革命时期光荣牺牲。张桂清当年才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她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毛泽覃的尸骨,70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为毛泽覃守灵。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红色故事,让我们深思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尤其是其中的“空穴”一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等到半个多世纪后,人们准备为毛泽覃重修墓地,掘开原来的坟丘,发现竟是一座空穴。卜谷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他说:“实际

上,埋在哪边都差不多,埋在哪里都不重要,他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埋在了她的心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恒,如果它流动,它就流走,如果它存在,它就干涸,如果它生长,它就慢慢凋零!”事实上,对于红军妹张桂清来说,墓穴里有没有物质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覃的英灵已永久地驻守在她的心里。

卜谷是从虚与实、文化与永恒的哲理性关系中去理解一位普通红军妹为她尊敬的烈士守灵一辈子的行为的。引申开来,确实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红军时代留存下来的精神遗产是不是还埋在我们的心里?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的叙述也是耐人寻味的。卜谷真实记录了红军妹张桂清充满传奇性和悲怆性的一生经历。但整个叙述的色调有一个对比的变化。其中有不少五分之一的篇幅用一种温馨和明亮的色调,叙述的是张桂清在十余岁时参加红军的事情。卜谷讲述了一个个温暖的细节,革命就像是洒下来的阳光,让一个在贫困中长大的女孩子体会到了幸福,也被开启了心智。但对于张桂清来说,这样的温馨日子太短暂。在此后的叙述中,卜谷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阴沉、压抑的色调。张桂清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尽磨难,哪怕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她的经历仍然只能用阴沉和压抑的色调来叙述。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张桂清并没有多高的文化,她仅仅是在参加革命后那短暂的日子里,在毛泽覃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识字习文的。一般人也许会把她的守灵行为看成是简单的感恩,甚至会认为这与当年盲目的红色崇拜有关。卜谷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让客观事实来说话。比方说,毛泽覃

是领袖毛泽东的亲人,但张桂清从来不提毛泽东。在那个极左年代,张桂清在大难不死的时刻,并不是感谢伟大领袖,而是相信冥冥之中是毛泽覃保佑了自己。事实上,张桂清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什么那么冷静淡然,因为她的激情已经和那段短暂的革命岁月凝固在一起了。

卜谷的《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和《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都描写了红军时代留下的女人们,让我们看到了重述红色历史的广阔空间。这个广阔的空间对于作家来说,也构成了新的挑战,卜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积极迎接这一挑战。首先是开掘上的挑战。好资源都是深藏在民间的,作家要获得好资源首先就要作好吃苦的准备,卜谷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在采访中历经辛苦,同时,他在采访中还带着情,与采访对象心心相映,这样才能挖掘出更多藏在人们心底的宝贵资源。其二是思想上的挑战。纪实作家如果仅仅停留在呈现一些过去未曾接触过的历史资料上,就不可能使重述红色历史具有新意,“新”必须新在思想认识和发现上。卜谷的这两本书在思想上就有所突破。其三是语言上的挑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纪实文学同样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但纪实文学缺乏讲究语言的风气。有时候,纪实文学作家获得特别珍贵的纪实材料时便欣喜若狂,专注于如何把这些材料讲述出来,而没想到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要知道,时间最终只青睐语言,只有凭借语言,纪实文学才能在时间的磨损下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卜谷虽然也在语言上下了一些功夫,但他做得还不够。

卜谷得天独厚,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他懂得珍惜这些资源,发挥这些资源的优势,开掘这些资源的价值,相信他的写作还会结出可喜的新果实。

■关注

无须讳言,本文的题目是从《文心雕龙》这一书名中套用的。我喜欢那个“雕”字,取其专心致志、一丝不苟、讲求章法之意。当然,这一切最终要立足于雕文。文之欠雕,信手涂鸦,强沽“作家”之名,大无益也。文之雕,刀法甚多,缺一不可。我这里试举五例:

一、心雕:在文化、文才、文力、文采种种美称中,我第一个看重的是文心。没有纯正的文心,什么也无从谈起。什么是纯正的文心?虽然所指的方面很多,但首要的是指对文学的本身有强烈的兴趣、欲望,而且那种趣或欲又基于读和写本身,无其他杂欲。至于有人基于弄文而成了名,获利,那都是后来的事。而当初的文趣、文欲却是天然的,本能式的,没有功利目的。

二、情雕:文学作品的读和写,首先都是源于读得动情和写得动情,否则都等于与文学无缘。但是情的性质和品质是有很大区别的,有时甚而大为相反。如读好书动了情,与读某些低级趣味的书动了情,或写污秽事物、俗鄙词句动了情,两者绝不同。为此,情也需要精雕细刻,力求使其去除带有丑陋因素的杂质,凝练出带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情感晶体。

三、意雕:“意”有时被称为精神或思想,有时被称为认识高度或价值取向。无论被称为什么,“意”都有深浅、清浊、文野之分。意之雕,目的都是为了使其趋深、趋清、趋文。虽然文学不同于哲学,不同于理论,但失去哲学底蕴、理性思维、学识内涵的文学作品,也很难称之为真正的文学。

四、语雕: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只要想搞文学就必须特殊地看重书面语言。虽然文学作品的口语化色彩可能也是优点,但口语化十足的文学也注定要以书面形式来表述,百分之百的口语是不能形成文学的。也就是说,任何的口头语言要想转化为文学,都是需要雕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雕首先指的是对语法、语序的恪守和尊重。越是真正的文学才子才女,越是语言的守法者、遵序者。而用违背语法、破坏语序来显示出“文学才能”,不仅十者九伪,而且有时与胡闹无大区别。

五、辞雕:辞与词不同。辞是一种技艺,一种文采,当然也是一种才气,故而形成了修辞学。讲求语法,叫语言科学;讲求修辞,叫语言艺术。《文心雕龙》里说:“虎豹无纹,廓同羊犬。”没有艺术性的语言,不会成为文学。无论是粗俗的语言、直白的语言,还是艰涩的语言、玄虚的语言,都是文学的天敌。

文学需要雕琢,但又不能刻意,不能为文而文,不能陷进文字的枯井或迷宫里。搞文学的人要达到四通:通情、通理、通事、通文。

文心五雕

■看小说

王威廉《魂器》
你的灵魂在哪里?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会漂泊到哪里?你的亲人或者那些处理你后事的人,准备把你灵魂安放在哪里?……这的确是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却又客观存在着的问题。

王威廉的中篇小说《魂器》(《文学港》2013年第11期)通过一个几乎荒诞不经的故事向我们每个人提出了这个直面灵魂的问题。男主人公是研究物理的,女主人公是搞哲学的。这两个原本没有半点关系的陌生人,却因男主人公偶然目睹了女主人公妹妹的死亡而发生了联系。男主人公因此被她绑架了,其目的是要这个男人做她妹妹的“魂器”——一种古代就有的盛放死者灵魂的陶器。当男人终于明白了这位痛苦却又可怜的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被感动了,也心甘情愿地照做了。这一切又都在男主人公关于“凝聚态物理学”的思考中得到了一种“解”,一种“让灵魂得以永生”的“解”。

人们过度关注自己,其结果就是不了解这个客观的世界。作者以逸出庸常的构思与想象,借小说人物姐姐之口表达出了上述观点,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关注他人的存在,并开始为他人的存在而努力,我们这个世界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

郑小驴《大罪》

双重焦虑下的极端发泄

近年来,“80后”作家郑小驴的创作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将目光从着眼历史、家族的书写渐渐投向我们身处的现实社会,关注青年群体的生存与精神危机。中篇小说《大罪》(《上海文学》2013年第9期)直面当下现实,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罪案。

警校毕业的小马原本以为把他调到王湾镇最多一两年就会回来,却阴差阳错被领导遗忘,在王湾镇一待四五年。其间小马耳闻目睹了王湾中学蒋校长和房地产商王建德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一边搞腐败一边却官运亨通;而自己奉公守法、努力工作却依然被摒弃在核心之外,始终坐着冷板凳,就连谈的女朋友也因无房而告吹。一方面是想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另一方面是个人地位的卑微渺小与强大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的无助无奈,满腔的愤恨和戾气将小马劈成两半:“一半他扮演着日常生活千人一面的角色;另一半则属于黑暗,他成了黑暗世界中的审判者。”小马的戾气就在黑夜里汹涌滋长,他犯下的大罪,正是现实和理想双重焦虑下的极端发泄。

小说从头到尾营造出一种阴暗惨淡的背景,故事以破案为壳,真相却始终隐忍不发,由此我们读出了作者的真实用意——“在一个四处充斥不公和戾气的社会中,是什么力量促使小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刘晓闽)

■评论

与喧哗浮世狭路相逢

——读周湘华随笔集《四十说惑》□秦岭

周湘华的杂文随笔集《四十说惑》再次证明,面对扑面而来的日益浮华的物质世界,杂文随笔完全有理由从当惯于“逃避现实,回避矛盾”的桎梏中冲杀出来,直面生活,纵横时事,解构人性,使杂文与随笔独有的文体属性和表现力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四十说惑》之“惑”,周湘华以单刀直人的方式为自己、为杂文与随笔的疆域、为整个社会进行文学命题,囊括了一位不惑之年的成熟女性对社会的存疑、追问和解读。《四十说惑》共分为“喧哗时代的情感之惑”、“喧哗时代的人心之惑”、“喧哗时代的文化之惑”、“时代的怀念与致敬”4个专辑、80余篇,所有的“惑”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小女人态的顾影自怜,也不是至今仍在风靡的对个人情感体验的自圆其说,而是那种“当阳桥上一声吼”的女中丈夫架势,丈八蛇矛丝毫不避、不躲、不让,直指社会、经济、职场、文化、家庭、婚姻的血脉纹理,一扎一个准儿,一挑一大片,构成了自己文学

战争逼真而独特的图像。

陈忠实对《四十说惑》的定义是“机巧,犀利,深刻,有独特的艺术审美”。在我看来,惟“独特”是作家之最难,也是作家在百舸争流中成功抵达彼岸的杀手锏。《四十说惑》不可能是别人的,只能是周湘华的。在《剩女与空置房》《王小贱,爱情的乌托邦》《谁是你的命门》等文章中,作者的视角瞄准国人情感世界本末倒置的乱象,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把金钱、地位、情色与良心、坦诚、真爱之间的“浮世绘”鞭挞得噼啪有声,把所有的追问逼到了人性的神经末梢;《变天与变脸》《疯狂的成功学》《致命的马屁》等篇什则像B超下时代人心的哈哈镜,幽默风趣地剖析了鱼龙混杂、变异褪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我看“剧二代”》《美好就是活在自己的岁月里》《“无厘头”为什么这样红》等篇章,从文化的坚守之痛、创新之惘、媚俗之滥切入,针砭时弊,一剑封喉,直戳当下文化精神、文化审

《泰州情缘》:地域文化的坐标系

□孙建国

在当下“散文热”持续升温,人人皆可写散文的语境中,堪称佳作的散文乏善可陈。其实,好的散文是作者个性的自然流露。这种个性,包括学养、经历、见识、思考和才情,非牵强附会可成,非绞尽脑汁可成,而是靠自然而然的缘分。范观澜散文集《泰州情缘》(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中的每一篇都是作者和泰州天然相联缘分的结晶,每一篇都绽放着他对泰州发自肺腑的真情。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范观澜深得其中三昧,尽情挥洒,精彩纷呈。全书分为文化情思、人际流连、羁旅情怀、年轮印记、品读阅世、人生回眸6辑。范观澜从因缘切入,用真情言说,与泰州的历史文化之缘、佛教文化之缘、旅游文化之缘渗透在字里行间。王干在序言中指出:“观澜写泰州,乃是心中的泰州,乃是家园的泰州。泰州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地,都是家园的召唤……他笔之所行,其实是遵照缘分的轨迹。大师小众,相聚相逢相别,自然而然。”

首先是与泰州历史文化结缘。范观澜喜欢用“情缘”做文章的关键词,如《稻河情缘》《秋雪湖情缘》《宝岛情缘》等。在《泰州情缘》中,范观澜饱含深情地叙述道:“我与家乡泰州的情缘是由来已久的。在同辈人中,我敢说我与它的情缘是结

得最深的。幼年时分,当牙牙学语,蒙学受教的时候,父亲家骏就常常给我讲述有关泰州的故事……”范仲淹、胡瑗、岳飞、王艮、梅兰芳……一个个先贤的名字,一段段遥远的故事,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引导着他去倾情探究,去尽情开发。《久违了,草炉烧饼》描写了草炉烧饼的制作过程、风味特色、沿革传承,“泰州地域文化历史元素在这里得到充分彰显”,令人垂涎欲滴。《夏日鹏城会秋雨》《范敬宜与《重修望海楼记》》《邂逅范曾》等篇章,记载了作者因泰州文化与余秋雨、范敬宜等大师交往的故事。既有范观澜为泰州文化忙碌奔波的身影,又有大师们对泰州文化的认同和自身的人文情怀,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其次是与泰州佛教文化结缘。范观澜自1988年起致力于泰州佛教文化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中国佛教发展史略》《泰州佛教》等著作。散文集《泰州情缘》中涉及佛教的篇章比比皆是。《泰州的灵气》从名僧的摇篮、朝圣的福地、心灵的家园3个方面,印证了泰州佛教文化“释放着灵气”。“古今交融飞来钟”以优美流畅的笔调开篇:“伴随着绵延的钟声,泰州凤城河风景区的吉祥飞来钟已经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接着从古钟情结、重铸因缘、寒山联姻、祈颂吉祥4个

美、文化发展的软肋;在《永远不和你说再见》《爱是信仰,爱有奇迹》《努力做个不受“惑”的人》中,主题突然峰回路转,笔势由陡峭锋利化为细微柔软,如万仞之间的山岚云海,袅袅其中的,是对人间亲情、友情、人情的无比留恋、追思和怀念。

周湘华的笔锋多是在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传统与时尚、道德与伦理、坚守与流行之间左扎右挑,既有明晃晃、冷森森的凛凛寒气,也不乏刚柔相济和侠骨柔肠,这也是周湘华与其他女性作家的差异。

《四十说惑》俨然是周湘华笔下的一幕话剧,这源自她老辣诙谐的语言、直捣黄龙的叙事、旁征博引的说理和针锋相对的迎击。乍进剧场,诸如“中国成功男的爱情从来都不会光顾一个女人的内在世界”、“爱,是一种严重的物质疾病”、“这些变脸叫绝的人,一般都是谁得势跟谁的骑墙派”等堪称道破天机的台词,弥漫着人间百态、社会群相的阴与阳、痛与痒、硬与软、宁静与喧哗、伤口与鲜血,无一不与观众的社会经验、人性体验发生共鸣。

周湘华锐利的“新闻眼”、资深报人的社会意识、作家的自觉与担当,使她无时不“狭路相逢”在生活的前沿和现场,第一时间对浮华世相进行介入、观察和感悟,从而十分轻易地跨越了类型作家的认识盲区。

方面谈飞来钟的来龙去脉,带领我们随着时间的流淌走过千载岁月。文章结尾抒情意味浓烈:“撞钟祈福让人们找到了一种浓浓的年味。新年的钟声在百姓手中响起,这样的钟声透出诚挚的祝福,而且这是泰州人共同铸就的千年梦圆飞来钟啊!”此外,《界空法师拜法记》《弘一大师与泰州人的因缘》《泰州南山寺迎奉佛陀舍利纪实》《成公长老与我》等篇章,或梳理泰州佛教源流,或述记泰州佛教盛事,或追忆与佛教高僧交往。这些文章场景庄严,栩栩如生,带领我们走进空灵而慈祥的世界。

最后是与泰州旅游文化结缘。在散文集《泰州情缘》中,范观澜积极推广泰州旅游文化,深情讲述泰州旅游开发故事。范观澜就像一名优秀导游,面向游客,娓娓道来。《秋雪湖情缘》中,范观澜诗意地让我们领略到秋雪湖独特美景:“那里的河汊、野沟、芦荡,荷塘真叫你流连忘返。特别是湖里那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记得那时候也是末秋时分。天空非常非常的湛蓝,湛蓝得清澈透明。烟波浩渺的芦苇荡上飘起的漫天飞舞的雪花似的芦花,煞是漂亮,煞是壮观……”此外,还有《吉隆坡记事》《湖南岳阳楼与泰州文会堂》《泰州光孝寺宝物回家记》等,见证了范观澜参与泰州旅游文化开发、策划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敬业精神。

范观澜以对家乡泰州的殷殷之情、拳拳之心书写着。散文集《泰州情缘》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他对待泰州这片热土的滚烫之情。读罢进一步悟出其名“静观沧海,波澜不惊”的含义,进一步走进了他质朴而深邃的内心世界。这不仅是作者个性魅力的凸显,还是地域文化、地域风情的一个坐标系。

广告

中华文学选刊

2014年第一期

长篇叙事 小说 底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徐怀中
中篇 先前的原野(原载《广州文艺》).....熊育群
短篇 何处安放(原载《当代》).....冯俊科
五彩缤纷(原载《长江文艺》).....范小青
把一条胳膊忘记了(原载《作家》).....简连科
梦想之外(原载《北京文学》).....巴一
默不作声(原载《上海文学》).....艾真
名家散文 忆孩时(五则)(原载《文汇报》).....杨绛
悠着点,慢着点(原载《老年博览》).....莫言
金庸三题(原载《文艺报》).....戴明贤
佳作点评 评《卖礼数的狗子》等.....本刊编辑部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长篇小说
妈阁是座城.....严歌苓
短篇小说
野象小姐.....张楚
弥留之际.....盛可以
中篇小说
种桃种李种春风.....余一鸣
散文
外科医生的手.....格致
修辞越界.....耿占春
新浪潮
名将(散文).....唐大夫
一纸惘然(诗歌).....王珍
诗
歌
中原诗志.....马新朝
不安的春天.....蓝野
信
息
“魅力乌镇”全国征文大赛揭晓

邮发代号:2-4。月刊,每月3日出版。定价:15.00元。邮购部地址:100125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联系电话:010-65030264。

二〇一四年第一期(总第六百五十三期)目录

人
文
学
术

本期看点:报告文学《一个酒徒的忏悔》
痛陈中国大吃大喝风气之恶;中篇小说《鸭舌帽》演绎当代夫妻出轨与反出轨大戏,肛肠科医生和他的养生会所》揭开隐私会所的另类人生;短篇小说《市长的弟弟在隔壁》讲述官场人际的高深莫测;本期起“今天,中国人该如何讲感情讲面子”问题讨论期待各界读者的踊跃参与。

</div